

# 1930年代张恨水文学创作的转变

——以《夜深沉》为中心

郑雪瑞\*

## 目录

- 一、引言
- 二、从“趣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
- 三、平民意识下的文学书写
- 四、张恨水与北京叙事
- 五、结语

## 一、引言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张恨水为作品产量最多、最被读者受欢迎的小说大家之一。张恨水曾被老舍称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sup>1)</sup>，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通俗文学大师”、“章回体小说大家”。在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一百多篇的中长篇小说，其中《春明外史》（1924-1929）<sup>2)</sup>、《金粉世家》（1927-1932）<sup>3)</sup>、《啼笑因缘》（1930）<sup>4)</sup> 等都为他的代表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1) 老舍：《一点点认识》，见《张恨水研究资料》，张占国、魏守忠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2) 《春明外史》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描写二十年代北京社会的风俗。

3) 《金粉世家》以一个豪门弃妇为线索，描写平民女子冷清秋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婚变、走出的悲剧过程。

4) 《啼笑因缘》采用一男（樊家树）三女（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的爱情模式为故事

作。《春明外史》1924年开始，于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在文坛上引起极大轰动，在广大市民读者中形成了一股阅读热潮，这部小说成为其成名作。

《春明外史》连载同时，张恨水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金粉世家》，这部作品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金粉世家》在当时还被人称为“民国红楼梦”<sup>5)</sup>。到1930年，张恨水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发表《啼笑因缘》，次年由上海三友书社出版单行本，也多次改编为电影、戏剧等：“在《啼笑因缘》刊登的第一日，便引起无数读者的欢迎了。至今书虽登完，这种欢迎的热度，始终没有减退，一时文坛上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一部小说能使读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代著作中，实在可以说是创造了小说的新纪录。”<sup>6)</sup>

在张恨水的小说创作脉络上，这段时间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鼎盛期，也是黄金时代。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后期，张恨水创作了不少的中长篇小说，这些都成为张恨水的主要作品。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以男女爱情悲哀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当时军阀统治的黑暗社会。在文学创作时，张恨水坚持采取“章回体”的小说形式，以“言情”的内容为故事的核心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到1930年代中后期，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些变化。对此，有研究者指出：“20年代（1920年代）写的言情小说，主人公大都追求理想的爱情，男女双方往往至少有一方是多少被理想化的，这种恋爱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似乎都蒙上了一层浪漫的柔纱。而30年代后写的言情小说，主人公大都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少爷小姐、歌女演员。他们的爱情虽然也有一见钟情，但才子佳人习气消失了，原先的理想化色彩淡薄，思想感情都更接近于现实生活、风格由抑郁不化向轻松娱乐转化，小说色彩为之一变。”<sup>7)</sup> 确实，这一

的核心结构，通过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与天桥卖唱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悲剧，反映了当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黑暗、动乱的一个社会侧面。

5) 徐文滢著：《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见《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等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6) 严独鹤著：《〈啼笑因缘〉序言》，见《张恨水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42页。

时期的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作品的非现实因素，这意味着他的文学倾向渐渐地转向写实主义的风格。譬如，到了1930年代初期，张恨水已经开始写作有关抗战内容的作品，表示对侵略者的反感，描写大众人民的苦处。而且，在其他作品中多次描绘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与熟悉的空间，还塑造了知识分子青年、平民、工人、城市底层人民等新的主要人物形象。这样，使得他的文学作品更贴近社会现实，也贴近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基于此，我们可以关注1930年代后期的一部长篇小说《夜深沉》。《夜深沉》是张恨水从1936年6月到1939年3月在上海《新闻报》副刊《茶话》上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sup>8)</sup> 在题材上，《夜深沉》与以往的张恨水小说相同，以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为主线描述北京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

故事内容梗概为街头卖艺的小姑娘王月容从小失去父母，被卖给艺人张三夫妻学艺。在张三的手里，她只是个赚钱的工具，而总是被他们欺负的对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逃出张三家偶然遇到了二和。二和是个赶马车的车夫，为了抚养瞎眼的母亲每天苦力工作，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年轻人。在二和的帮助下，月容被正直侠义的艺人杨五爷收为徒弟，改名为杨月容。杨月容成为一名红极一时的旦角儿，开始接触新的世界。作为一名才色出众的女艺人，她受到社会上的各种诱惑。然而她经不住大学生宋信生的诱惑，与他私奔天津同居。不久，她发现被宋信生欺骗，就回到北京坚持艰苦的生活。回到北京之后，朗司令乘她之危，利用钱财与权势，一步步逼她上钩。而宋信生竟把月容卖给赵司令做妾。经过一番周折，她死里逃生，流落在北京茶楼里，以清唱为

7) 闻涛著：《张恨水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8) 在《夜深沉》的创作过程中，张恨水遇到过许多难题。1936年，张恨水来到南京跟好友张友鸾一起创办《南京人报》，也相继创作了很多作品——譬如，《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等，在各种报纸上发表了很多小说，《夜深沉》也是当时张恨水创作的作品之一。不过，1937年日本开始攻袭南京，《南京人报》被迫停刊，张恨水也无法留在南京，1938年1月份避难到重庆。由于战争的原因，张恨水迁到重庆之后暂停了写作，结果《夜深沉》成了未完成的作品。到重庆之后，张恨水开始担任《新民报》的主编，重新开始报人的生活。这时，有一天张恨水收到了上海《新闻报》里人的一封信，他们很愿意张恨水重新开始对之前没完成的《夜深沉》的写作，并希望继续发表，所以张恨水大概耽搁了半年的时间重新着手，1939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

生。虽然她想回到了二和的身边，可无颜见她。后来，丁二和与刘经理的姘妇田二姑娘结婚，两人又踏入刘经理的陷阱，最终无法得到在一起的机会，只能默认自己的薄命。

在此，张恨水塑造了杨月容和丁二和两个主人公的形象，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与人生曲折描写1930年代北京底层人民的生活，也反映了军阀、财阀对他们的剥削。虽然这部作品现今在评论界甚少被关注，但曾经在读者中产生过广大的影响<sup>9)</sup>。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张恨水试图脱离早期的才子佳人、多情文士类型的内容，开始注重对城市底层人民的现实生活描写。同时，在《夜深沉》中的爱情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对当时社会的理解和想法，表述了城市底层人民在社会上的卑微地位，而对物质万能主义的社会形态表示反感。因此，《夜深沉》与早期的通俗言情小说不同，展现了作家对社会文化意识的思考以及人生问题的探讨。

由于这些特点，在张恨水整个文学创作脉络上，《夜深沉》可以理解为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因为这可以称为张恨水文学创作风格转变时期的一个突破性的作品。但是，目前为止，在张恨水研究领域，这部作品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sup>10)</sup>。因此，本文以《夜深沉》为主要文本，试图探讨1930年代后期张恨水创作意识的延续以及转变的过程。由此，可以发现作家所体现的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对城市底层人民的关怀与同情。同时，通过作家所描写的人物和他们的人生曲折，探讨张恨水对北京以及城市底层人民的现实问题如何表现。

## 二、从“趣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

阅读张恨水的文学作品，能够理解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现状，因为其

9) 柳笛：《张恨水和他的〈夜深沉〉》，《河北学刊》，1989年第5期。

10) 在中国学术界有关《夜深沉》的研究主要在于《夜深沉》的电视剧改编史以及张恨水与戏曲艺术之间的联系等。另外，到目前为止，在韩国学术界对《夜深沉》尚未进行充分研究。

作品写出活生生的“当下”社会问题。这个特点作家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有所体现，在有关《春明外史》的创作文章中，张恨水曾述：

“《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条路子。但我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因之我写《春明外史》的起初，我就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当然，所写的社会的现象，决不能是超现实的，若是超现实，就不是社会小说了。因之这篇稿子，也世界晚报发表以后，读者都还觉得很熟识，说的故事中人，也就如在眼前。而这篇小说也就天天有人看。”<sup>11)</sup>

因为如此，张恨水的小说作品与以往的通俗小说具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小说不仅描写言情故事，还增加写出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一时期张恨水作品中的社会文化的表现主要是为了有效地表现故事情节的发展与联系，其内容还是偏重于几个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无可否认，言情仍然贯穿张恨水小说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小说依然具有浓厚的言情通俗小说的特点<sup>12)</sup>。可是，到了1930年代，张恨水的文学创作遇到了一个转变的契机。与以往的文学作品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品在人物形象与主题上有了一些变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考虑两个因素。

首先，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张恨水意识到国家的危机，在作品中立刻反映了这些内容。譬如，1931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的《太平花》已插入大量的抗战内容，试图创作以抗战为题材的“国难

11) 张恨水著：《写作生涯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5页。

12) 由于这些特点，当时新文学阵营的作家们将张恨水作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来批判。对此，魏绍昌在《我看鸳鸯蝴蝶派》一文中指出：“事实上，在新文学方面写的有关文章中，针对鸳鸯蝴蝶派的对象，早已不是徐振亚、吴双热、李定夷之辈，而是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徐卓呆之辈。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啼笑姻缘》的影响特大，张恨水则成了更大的对象。”参见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第42页。另外，在此期间，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钱杏邨等都写过批评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文章，其中都涉及到张恨水与他的作品。

小说”<sup>13)</sup>。虽然这时期张恨水还是主力创作通俗言情小说，但由于时代的转变，他的文学创作或多或少产生了主题和风格上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他的写作风格。他的文学创作渐渐地改变了才子佳人的习气，在人物、故事的描写中增加了真实性，这意味着他的文学作品开始从“趣味主义”转向“写实主义”的路线。

事实上，1930年代初期张恨水的文学创作还是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对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啼笑因缘》的写作过程。在这部作品中，张恨水进一步涉及到各种社会现象以及当下的问题，也试图努力描写具有现实性的故事。不过，考虑到市场与读者的要求，在此他还是加入了很多理想化、非现实性的因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作家塑造了关寿峰和关秀姑等充满侠义的人物形象。对此，张恨水也曾经认为，这是因为“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的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明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的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我觉得这并不过分神奇。但后来批评《啼笑因缘》的，就指着这些描写不现实，并认为我决不会和关寿峰这类人接触。当然，我不会和这类人接触。但若根据传说，我已经极力减少技击家的神奇性了。”<sup>14)</sup>

为了考虑当时写作的实际情况，张恨水不得不添加了这些人物形象，可作家本人已经意识到这些人物形象具有非现实性。这可以说明张恨水对写作已具有“写实”、“现实”主义的倾向。到1930年代中后期，这种倾向在作品中表现得更明显。譬如，在《夜深沉》的叙述开头，作家在人物和空间的描写上即展现出这种倾向：

13) 抗战时期张恨水的创作品格表现出由俗趋雅的走向，主要体现在其作品内质由“平民意识”向“民族意识”的转变，因此，有学者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称为“国难小说”。参见袁进著：《张恨水评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75-192页。

14) 张恨水著：《写作生涯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夏天的夜里，是另一种世界，平常休息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全在院子里活动起来。这是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一所大杂院，里面四合的房子，围了一个大院子，所有十八家人家的男女，都到院子里乘凉了。……他们有的是作鞋匠的，有的是推水车子的，有的是挑零星担子的，而最高职业，便是开马车行的。其实说他是开马车行的，倒不如说他是赶马车的，更恰当一些。”<sup>15)</sup>

在此，他所描写的空间与人物不再是豪华的公馆、住宅或者少爷、小姐，而是一条胡同里的大杂院和社会底层阶级的劳动者，这弱化了故事的幻想性，却凸显出真实性。这可以说明张恨水对人物与空间的描述减少了趣味主义的因素，增加了现实主义的因素。

其次，源于张恨水个人的经历以及感悟。张恨水本身具有很敏感的时代意识，所以他的创作跟着时代的要求反映了现实。尤其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张恨水观察到当时北京城市生活的每一角落。他亲身经历了军阀统治、日本侵略等历史事件，也亲眼目睹着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对老百姓的压迫。在这个情况下，张恨水对军阀、侵略者表示强烈的反感，也意识到时代的使命。因此，他将被压迫者的故事转移到作品中，这样，他的文学作品与时代产生了共鸣<sup>16)</sup>。并且，1934年的“西北游”给张恨水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从此开始他的文字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次的西北行不仅给他提供小说的材料，也使他明白大多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在陕甘一度旅行，自然是得着关于历史的教训不少。但我更认识了中国老百姓真有苦的呀。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

15) 张恨水著：《夜深沉》（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6) “九一八”事变对张恨水文学创作的转变寄予了不少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的热潮。父亲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感到极大的愤怒。他开始思考：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该作些什么呢？他认为自己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虽然‘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他有一枝笔，可以用这枝笔作为武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感使他在作风上和写作上来了一个大转变。”参见张晓水、张二水、张伍著：《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见《张恨水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定的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你不会听到说，全家找不出一片木料的人家；你不会听到说，炕上烧沙当被子盖；你不会听到说，十八岁大姑娘没裤子穿；你不会听到说，一生只洗三次澡；你不会听到说，街上将饿死的人，旁人阻止拿点食物救他（因为这点救饥食物，只能延长片时的生命，反而增加将死者的痛苦）。由民国初几年起，陕甘人民堕入了浩劫的深渊。十九年的旱灾和西安一年的围城，发生了人间不可以拟议的惨像。我到陕西的时候，浩劫已过两年多，而一切遗痕都在。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之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sup>17)</sup>

从西北返回北平之后，张恨水以西北民生疾苦为素材，创作了《燕归来》（1934）<sup>18)</sup>、《小西天》（1934-1936）<sup>19)</sup> 两部长篇小说，描绘了当时西北人民在生活上的苦处以及喜怒哀乐。由此得知，在后期的创作中，他的文学对象转移到真实生活中的普通老百姓，也开始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的残酷生活。在这种背景下，他渐渐地脱离过去才子佳人式的人物和爱情故事模式，其文学的对象转移到城市的底层人民，试图叙述他们的生活。

《夜深沉》则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可以认为张恨水通俗言情小说的一个延续性的作品，可对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描写显然出现很大的变化。首先，两个主人公都是社会底层阶级——马车夫与女戏子。而且，张恨水通过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和人生曲折，活生生地描写当时北平城市底层人民的残酷现实。与早期的文学创作相比，这意味着作家对文学书写对象拥有了更广阔的视觉，而试图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矛盾。

由此可见，在内外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张恨水自然地体会到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同时感到强烈的时代意识。这样，他的文学创作从1930年代开

17) 张恨水著：《写作生涯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18) 这部作品以《燕归来》乐谱为线写出主人公南阳与燕翠蔚之间的深情与无奈，欧阳季礼的薄情与卑鄙，南志云与蒋婉间之间的感情悲剧。

19) 小说以1930年代西安最高级的旅社“小西天”为背景描写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士与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在此，作家讲述当年“西部开发”时，南方人到西安求官、求商，穷人卖儿卖女等社会现状。

始走向“写实主义”的方向，在大多数的作品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市民生活。对于这种创作意识，作家认为：“小说有两个境界，一种是叙述人生，一种是幻想人生，大概我的写作，总是取径于叙述人生的”<sup>20)</sup>。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张恨水没有抛弃他文学创作的基调，反而通过减少与增加的调整，创作了作家独有的“社会言情小说”模式，这是他文学创作的最大的成功点。

### 三、平民意识下的文学书写

张恨水的文学作品被称为“社会言情小说”，这意味着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社会意识。虽然张恨水的社会小说与茅盾的作品不同，没有试图剖析社会问题或者表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但从中我们依然发现作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见解，即作家对社会文化形态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对城市小市民的人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值得关注《夜深沉》的原因是张恨水将“言情”和“社会”的两个不同特点在其中融为一体，更突显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作家在文学书写的对象与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识上出现一定的转变。

与早期小说相比，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文学表述的对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夜深沉》的特点也就在于这一点，即作家将两个底层阶级贫民男女为主人公讲述他们的爱情悲剧以及残酷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虽然作家采取一如往昔的小说题材——以男女爱情为主线的言情故事，但他的作品已经脱离了单一的才子佳人、纨绔子弟等的人物形象，反而以赶马车的马车夫与女戏子为核心人物，写出他们的悲欢离合和人生坎坷。其实，在早期作品中，作家曾经多次描写过这些城市底层人民，可他们并没有占据故事的中心位置。因此，这意味着张恨水文学表述的主要对象有了转移。

然而，到了1930年代之后，张恨水在很多作品中塑造了普通小市民的人物

20) 张恨水著：《写作生涯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1页。

形象，这使他的小说与普通小市民拉近距离，体现了真正的平民视角。其中，《夜深沉》最成功的一点是张恨水塑造了“杨月容”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在此，作家将小说的中心人物设为一个懦弱可怜的小女杨月容，通过描写她的人生坎坷与心理变化的过程，表述了底层人物在居于弱者位置上，对社会加诸在其身上的事件所作出的反应，从而探讨人性懦弱的一面<sup>21)</sup>。而实际上，这些都赤裸裸地体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与现实。

《夜深沉》中的杨月容本来是天真无辜、善良的小女孩，可她踏上了新的世界之后，她的思想与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初，她对各种社会的诱惑还是犹豫着，可最终无法拒绝这些诱惑。因此，她背叛丁二和和杨五爷，跟着宋信生私奔到天津同居。不久，她发现宋信生的真面目才深深地忏悔自己的决定，可她已经无法解脱对豪华生活的迷恋，依旧踌躇不决。经过一番曲折，月容回到北平，但还是从宋信生的手里逃不出来。随后受过赵司令、朗司令的威胁与欺骗，她渐渐学会接受现实。

“有一次，让信生再三再四的请，让到公寓里去吃了一顿饭。那时候，看到他在公寓里住了两间房，里面布置得堂皇富丽，像皇宫一样，心里就纳闷，他家里是干什么的，有这么些个钱给他花。据他自己说，家里出了开骨董店不算，他父亲还是个官，做过河南道尹，家里的银钱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常是卖一样骨董，就可以挣好几万。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哪里看过这些？只见他整把的向外花钞票，觉得他实在太有钱了，我若是嫁了这样一个人，不但穿衣吃饭全有了着落，就是住洋楼坐汽车，什么享福的事，都可以得着的。我这一动心，他说什么，我就都相信了。”<sup>22)</sup>

21) 在很多作品中，张恨水表示出对当时社会各种现象、问题具有独特的见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对当时婚姻问题的思考。在《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等作品中，张恨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爱情与婚姻。对此，有研究者提出：“从物质生活的实际利益角度来调整自己的婚恋方向，经济砝码在感情的天平上显得格外沉重。这些人不是不懂感情和生活趣味，而是发现和懂得了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残酷而庸俗的日常生活教会了他们先要稳定的温饱，而后才能谈情说爱，有时为了稳定的温饱，那谈情说爱不妨当做一个手段”。这种婚姻观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意识的转变，也是普通老百姓真实的现实生活。参见孔庆东著：《超越雅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62页。

从中不难看出，她的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物资的缺乏。金钱的威力使她无法挣脱这些诱惑，而她自己对上层阶级生活的羡慕与金钱的执着，最终破坏了她的整个人生。但是，作家对此并没有表示批判的态度<sup>23)</sup>，反而认为这是人最普遍的心理。因为这就反映了人的一种本能，也恰恰是人最真实的一面。与此同时，作家对这些人物表示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对以丁二和和杨月容为代表的穷人感到怜悯和同情，而对那些军阀、财阀表示反感，并试图揭露他们的丑相。因为作家认为穷人正是有钱人压迫的主要对象，所以他们在社会上无法获得适当的地位，甚至丧失了人格。其实，在《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中，张恨水就曾经涉及到这些被压迫的社会底层阶级，如流氓、妓女、戏子、乞丐、穷人等，但他们都是故事的次要人物，并没有得到全面的理解。然而，到了《夜深沉》，作家描绘城市底层人民的实际生活，对他们的关怀表现得更明显。

在此有趣的是，“戏子”是张恨水作品中常见的一个人物形象，《夜深沉》的杨月容也就是一个当旦角的女戏子。当时，戏子在社会上无法获得适当的地位，也属于社会的底层阶级。尤其是，大多数的女戏子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为了维持她们的生活和舞台上的地位需要依靠资助人。在《夜深沉》里，二和知道月容跟宋信生跑走之后，在愤怒中来到戏馆子门前喊叫：“我再也不要进这个大门了！分明是害人坑，倒要说是艺术！听戏的人，谁把女子当艺术？”<sup>24)</sup>这恰恰说明当时艺人在社会的身份和地位。而且，通过女戏子在舞台上下的不同人生的描写，作家更刻画出这些人们的现实与痛苦。

除了杨月容之外，丁二和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张恨水将丁二和塑造

22) 张恨水著：《夜深沉》（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23) 张恨水对小说中的人物和社会并没有采取任何立场或者给予直接的评价，保持“中立”的态度，这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宗旨。对于这一点，还可以参考张友鸾对张恨水的评价：“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爱国从不后人。对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非常厌恶。然而，信守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信条’，极端‘自由主义’，所谓‘中立’的政治立场，这就导致他只能成为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作家，而不是革命作家”。参见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24) 张恨水著：《夜深沉》（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5页。

成一个勤奋、善良、有正义感的男子汉，这意味着他对城市底层人民的一种肯定，但丁二和也不是完全理想的人物。他明白了那些司令、经理的丑相，也发现了田二姑娘的真相，但为了考虑瞎眼的母亲和生计问题，他就选择忍受这些侮辱。譬如，田二姑娘在医院死了之后，丁二和对刘经理的手下蒋五爷这样说道：“你这款子，是姓刘的的造孽钱！为了钱，我才让他收拾到这种境地，我为什么还要他的钱！……我……我……我是太穷了，又有个瞎子老娘，只好遇事让步”<sup>25)</sup> 面对现实问题，二和只能保持沉默，这些都代表着人生的悲剧，显现出社会底层阶级残酷的现实。

从文学表述的角度来看，除了人物形象的变化之外，张恨水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与处理也有了一定的转变。在大部分的作品中，张恨水讲述的都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尤其是，通过多角恋爱的描写，他刻画出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这种爱情悲剧的故事情节，张恨水认为：“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sup>26)</sup>。这反映了作家的审美意识，同时有效地塑造了整个作品的情调。这种审美意识与张恨水文学创作倾向紧密联系，因为作家认为不完美、不完整的人生叙事才真实地反映出大众人民的生活，这是作家创作的基本原则，在《夜深沉》中有贯彻的体现。

有趣的是，虽然《夜深沉》也讲述一对年轻男女的爱情悲剧，但张恨水更注重写出人物周围的社会环境与他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譬如，上层阶级的压迫、物质的缺乏如何使两个主人公走到末路，也描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彷徨与矛盾的状态。而且，与《春明外史》和《金粉世界》等作品相比，故事的结局减少了神秘的色彩，只淡然地描写使矛盾处于无法解脱的状态<sup>27)</sup>，这更突出

25) 张恨水著：《夜深沉》（下），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49页。

26) 张恨水著：《长篇与短片》，见《张恨水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27) 关于这一点，有研究者指出：“最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作品的结尾不再像《啼笑姻缘》那样，采取妥协的立场，用喜剧，用廉价的反现实主义方法解决矛盾以迎合小市民的趣味；而是让矛盾继续处在无法解脱的状态之中，这就彻底揭露了造成这场悲剧的黑暗社会” 参见袁进：《从“趣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谈张恨水言情悲剧小说

了整个小说的悲凉气氛和人物的悲惨人生：

“二和站在雪里，呆了一会，忽然拨开步来，径直就向前走。约有半小时之久，已是到了所谓的俱乐部门口。一幢西式楼房，在一片云林子矗出。楼上有两处垂下红纱帘子，在玻璃窗内透出灯光。正遥远的望着呢，那院子门开了，闪出两条白光，呜呜的喇叭响着，一辆汽车开出来了。那汽车开出了门，雪地里转着弯，很是迟缓。在暗地里看亮处，可以看出里面两个人是蒋五和赵二，他们笑嘻嘻的并排坐着。这辆车子呢，就是刘经理私有的。车子转好了弯，飞跑过去。轮子上卷起来了雪点，倒飞了二和一身。立刻俱乐部门口那盏灯熄了。这时离着路灯又远，雾沉沉的，整条胡同在雪阵里。……二和站在雪雾里，叹了口气，不知不觉，将刀插入怀里，两脚踏了积雪，也离开俱乐部大门。这地除他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冷巷长长的，寒夜沉沉的。抬头一看，大雪的洁白遮盖了世上的一切，夜深深的，夜沉沉的。”<sup>28)</sup>

这些都说明张恨水的文学创作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的表现上呈现出很大的转变。而且，作家对普通小市民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描写意味着他在看社会的看法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变化。这时，他最关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叙述普通民众的人生。因为他的文学不是为了改良或创作人生而写，而是注重叙述其人生的真面目<sup>29)</sup>。由此可见，他是一位懂得“写作必须有切身的人生感受”的作家。这就说明张恨水的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与现实主义的态度。对此，作家曾经提到：

“我这里所说的生活材料，是眼见社会上一般人的生活，而不是我个人的生活。我个人的生活不会明显地反映到文字里去。但文字终究是生活的反映，人不经某种生活，是不会写出某种文字的。”<sup>30)</sup>

的转变》，《江淮论坛》，1982年第6期。

28) 张恨水著：《夜深沉》（下），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82页。

29)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张恨水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痛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情被压迫、被损害的劳动者。他敢于直面人生，努力反映社会现实。他的作品从早期的‘叙述人生’一步步发展到自觉地‘替人民呼吁’的现实主义高度”参见柳笛：《张恨水和他的〈夜深沉〉》，《河北学刊》，1989年第5期。

对文学创作，张恨水拒绝故事的浪漫性，反而追求强烈的真实性。因此，他的故事没有编造，也没有幻想，只有彻底的现实，这使他的文学可以进入到真正的现实世界。基于此，《夜深沉》的人物与故事都反映了普通小市民的现实生活。在此，张恨水通过北京底层人民的人生叙述，有效地体现了作家的平民意识。换言之，他的作品真正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实际上，张恨水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目的在于平民大众，所以作家从普通小市民的立场来观察社会的世俗风情，将他所见所闻描写出来。这样，他的文学作品才能够贴近大众的生活，满足他们的要求，刻画出他们的人生。由此可见，《夜深沉》就是张恨水平民意识的扩展与延伸的一部重要作品，而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作家挖掘出他们的时代意义<sup>31)</sup>。这说明了张恨水艺术世界的深度，也展现出他对大众人民生活的关怀与向社会大众的靠拢。

#### 四、张恨水与北京叙事

谈到张恨水的小说创作，需要关注作家与北京文化的关系。张恨水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很多，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斯人记》（1929-1930）<sup>32)</sup>、《京尘幻影录》（1930）<sup>33)</sup>、《艺术之宫》（1935）<sup>34)</sup>

30) 张恨水著：《写作生涯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6页。

31) “我的意思，是要写社会一角落的黑暗，而同时也要写低层社会里有不少好人，这与我写的南京故事《丹凤街》，意思相同，我向来喜欢在低层社会找出平凡英雄来。”参见张恨水著：《夜深沉·自序》，见《夜深沉》，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

32) 小说以文人梁寒山与女诗人张梅仙由诗互倾，由诗相识的为主线，叙述北平首善之区，二三十年代的“士”阶层“棒戏子、逛窑子、酒食征逐”，“弄弄风月文艺”的颓废糜烂生活。

33) 小说主要描述三十年代官僚贵族的腐败与堕落。落魄文人李逢吉，经人介绍进京谋职。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他发现了做官与发财的绝窍，于是用尽卑鄙的方法，投在高官唐雁门下，求得一官半职，又利用职权，恶事做尽。但唐雁老突然在政治上失权，他周围的一群乌合之众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34) 这部作品讲述贫穷姑娘秀儿的悲剧人生。她为生活所迫，称为“艺术之宫”的画家俱乐部

等。在此，他将北京的胡同、会馆、街巷、名胜古迹等都写进了作品中，就营造了他小说的人物所活动、生存的空间。《夜深沉》也是以北京为中心背景，作家特别关注城市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注重描述北京城市的不同侧面。对于《夜深沉》创作，张恨水回忆：

“《夜深沉》，原是一个曲牌的名字。我因为这一部书的故事，它的发芽以及开花结果，都是发生在深夜，因此，就借用了这个名字。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的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因为如此，所有北京过去三十年的情形，凡笔尖所及，略微描绘了一些。”<sup>35)</sup>

如作家所述，这部作品主要试图表述“所有北京过去三十年的情形”，这包含着当时北京的社会、文化以及世俗风情的内容。在此，张恨水写出城市底层人民独特的生存方式，从中展现出北京浓厚的文化气息。尤其是，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与《啼笑因缘》等作品相比，《夜深沉》所体现的主要空间是北京的南城与东城，这些都是平民生活地区，是理解北京城市生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在《夜深沉》中，两个主人公第一次相见的地点也就在此。

“二和把马车拢住，由车子上跳下来，问道：‘姑娘，你下车来罢。由这里向北走，向东一拐弯，就是北新桥大街。’他跳下车来，将手理着头上的乱发，这才把她的真相露了出来：雪白的鹅蛋脸儿，两只滴溜乌圆的眼珠，显出那聪明的样子来。二和便道：‘倒是挺好的一个人。’她站着怔了一怔，望了他道：‘由北新桥过去，再是什么地方？’二和道：‘过去是东直门，你还要过去干什么？’她道：‘不过去，我不过这样的问一声。’”<sup>36)</sup>

里接了一份裸体女模儿的工作。但父亲知道自己是靠女儿“卖身”在生活，离家出走死在街头。同时，秀儿与学生段天德的爱情遇到挫折，最后为了生计问题，她只得又回到艺术之宫当裸模特儿。

35) 张恨水著：《夜深沉·序言》，见《夜深沉》，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

36) 张恨水著：《夜深沉》（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页。

与此同时，在作品中作家还细腻地描写北京市民的住宅与生活空间。尤其是，故事的发生以及发展的主要空间是大杂院、胡同、四合院等平民生活区。这些无疑是最具有北京特色的空间。通过这些空间的描写，作家体现了北京特有的地域文化色彩，从中还能够发现北京平民的生活与习俗的特点。

“他们倒也是个四合院子，中间是板壁屏门一隔，分成了内外，正面北屋子电灯通明的，正敞着门啦。……走进堂屋去，正中上面，一张大长案，长案外面，又是一张小长桌，在桌上摆着一个三尺多长的雕花硬木神龛。在那里，供着一位尺来长的白面长须，穿黄袍的佛像。在神龛两面，有那小旗小伞用小白铜架子按插着，此外又是白锡的大五供小五供，一对没有点的大红烛，高高的插在烛台上。五供里面有一盏锡的高灯台，几根灯草并在一处点了一个小火焰。那中间檀香炉子里，微微的一个缕青烟，在半空里飘荡着。只这一点，这就形容得这个堂屋，有了很神秘的意味了。两边列着四把檀椅子，上面还铺了紫缎的椅垫子。在这中屋梁上垂下来的电灯，正照着下面的一张四仙桌，上面是茶盘子里放好了茶壶茶杯。烟卷是用一个雕漆盒子装着，连火柴全放在茶盘子边，那是等候客人多时的了。”<sup>37)</sup>

除了这些地区与空间的描写之外，作家还注意到北京市民的风俗习惯，譬如，会钱、茶馆文化、看戏规矩等，这都呈现了北京独特的文化风情。

“离这胡同口不远，有家清茶馆儿，早半天，有一班养鸟的主儿，在这里聚会。一到下午，那就变了一个场面了，门口歇着几挑子箩筐，里面放着破鞋旧衣服，大玻璃瓶小碗等等，是一批打小鼓收烂货的，在这里交换生意经。靠墙，一列停着几辆大车，这时候买卖的，这些人全在茶馆子里，对了一壶清茶，靠桌子坐着。”<sup>38)</sup>

“北方的清唱，是和南方不同的。正中摆了桌子，上面除了一对玻璃风灯之外，还有插着箫笛喇叭的小架子，再有一个小架子，上面只插着几根铜质筹牌子，写着戏名，这就是戏码了。所有来场玩票的人，围了桌子坐着，

37) 张恨水著：《夜深沉》（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3-44页。

38) 同上，第39页。

你愿意背朝人或脸朝人那都听便。女票友更可以坐到桌子里面去，让桌上摆的陈设，挡住了观众的视线。玩票的人，拿的是黑杆，并非卖艺，也没有向观众露脸的义务。不过这里要月容出台，目的是要她露一露，往日也是让她坐在前面一张椅子上，或者站在桌子正中心。”<sup>39)</sup>

由此可见，在张恨水的笔下所描写北京，就能够代表北京地域文化景观，同时展现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张恨水在其他作品中也写过很多不同的北京风情，可在《夜深沉》中作家书写的主要对象转为北京的底层人民的生活。这样，他的文学创作真正的展现出从北京上层阶级到下层贫民的生活情景，即完成了比较完整的北京城市文化地图。

基于这些特点，可以进一步探讨张恨水如何呈现出其独特的北京叙事模式。

首先，张恨水对北京城市文化具有独特的看法。1919年，张恨水第一次来到北京之后，除了抗战期间被迫离开北京之外，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都在北京生活。实际上，对张恨水而言，北京可以称为他的另一个故乡。因为他不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人，所以他以外乡人的身份观察了北京与其文化，可他对北京文化的憧憬使他很快融入到这个文化的环境中。并且，张恨水特别欣赏北京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这说明作家对北京文化具有独特的理解。

确实，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家相比，张恨水的文学作品明显地反映出作家对北京文化的见解。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张恨水的文学书写，尤其是他所塑造的城市贫民、底层阶级人物形象的描写中表现得更突出。

譬如，同样是沉迷于北京文化的作家，老舍的作品表示了对北京的深爱，可这还具有他对北京文化的批判态度。譬如，《骆驼祥子》的祥子与《月牙儿》的母女俩都代表着下层老百姓的生活疾苦，但老舍在这些人物的描写时注重展现出强烈的北京味儿，也描绘了充满生机活力的一面<sup>40)</sup>。实际上，老舍通

39) 张恨水著：《夜深沉》（下），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97页。

40) 关于老舍与张恨水对北京叙事的问题，在韩国也有相关的学术论文。在此，笔者试图分析两位作家对北京的官僚与知识青年如何描写，并且，北京文化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如何影响。参见李在珉：《老舍与张恨水叙述的北京官僚与知识青年文化：清末民初至解放

过北京的叙事试图找出这座城市文化的优越感，而刻画出北京文化的特点。与此相反，张恨水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描写中，更突显出他们悲剧的一面，因此，在《夜深沉》的丁二和与杨月容的身上也都有着浓厚的悲凉的感觉。同时，他们的生活还是从传统的生活中无法脱离出来。虽然张恨水具有对北京文化的仰慕、留恋的态度，可他对北京并没有像老舍一样的感觉。事实上，张恨水与北京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感。因此，他对北京叙事只靠着以作家对这座城市的观察而呈现出来<sup>41)</sup>。这种差异与两个作家对北京文化具有的不同看法息息相关，由此他们创造了都有独特的“北京叙事”模式。

另外，从写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北京是张恨水最熟悉的空间。因此，北京是他最能写出来的，也是最真实的文学书写对象。实际上，张恨水本人认为“北平与我此生，可说有着极亲密的关系”<sup>42)</sup>。这可以说明他的精神世界与北京的文化具有无可分离的关系。确实，北京对他的文学以及写作寄予了不少的灵感。并且，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所生活的市民形象都成为张恨水文学创作的重要材料。

因此，在《夜深沉》所塑造的人物和空间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在此，张恨水关注城市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将他们的行为、语言、习惯、心理等都描写的有声有色。尤其是，《夜深沉》所讲述的三十年代北京城市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这与城市上层阶级的生活对比显得更残酷、更可怜。并且，他们的感情纠结，生活上的挣扎与矛盾都彻底地反映了当时下层贫民的现实生活。因为这个故事不是从作家的想象中出来的，而是反映了作家亲身的经验。虽然故事的发生与发展有了一些偶然性的部分，可对叙事方面作家还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性。因此，这使他的小说作品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

前》，《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7辑，第181-205页。

41) “张恨水的作品，流露出的是对北京及北京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欣赏和羡慕，是对日益远去的传统文化的留恋；老舍的北京则传达出一种对辉煌往昔的无比自豪与骄傲，以及对城市没落原因的反思。”参见罗燕琳：《张恨水与老舍北京城市记忆的对比研究》，《人文丛刊》，2007年。

42) 张恨水著：《想起东长安街》，见《张恨水说北京》，曾智中、尤德彦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北京叙事就体现了作家对北京与其文化的洞察力。立体的人物形象和真实的空间感，贴近当时读者的生活，具备流行的因素，吸引了当时众多的读者。不论是北京生活亲历者，还是外来者，都可以通过张恨水对北京地域文化的书写，来找到一种共同感。

如此看来，在《夜深沉》中，作家通过北京城市文化以及大众人民的人生叙述，刻画出当时北京特殊的社会体系与文化形态。实际上，张恨水愿意写出来的都是他最熟悉的空间和人生。因为如此，他的文学创作才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欣赏与认可，而真实地反映了北京与北京人的故事。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创作意识与实践，他的小说能够体现出三十年代北京城市文化的全景。这就是张恨水北京叙事的最大的成功点。

## 五、结语

纵观张恨水文学创作生涯，1930年代的文学创作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因为与早期的文学创作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创作风格上出现了很大的转变。首先，他的文学作品明显地减少了趣味主义的成分，反而开始走向写实主义的创作路线。虽然作品的中心故事还是以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为主线，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的社会意识与以往的作品具有很大的不同。基于这些前提，本文以《夜深沉》为重点文本试图讨论张恨水与他的文学世界，同时考察这种转变的具体内容何在。

如上所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之后，张恨水意识到国家民族的危机，而试图用文字来表现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且，1934年的西北游使他彻底地明白中国社会的真想，从此开始他的文字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也是一名作家，张恨水认为他的作品应该揭露这些社会的黑暗，符合时代的使命，因此，他的文学作品遇到了一个大转变的机会。其中，在张恨水文学创作的脉络上，《夜深沉》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夜深沉》以两个主人公的爱情悲

剧为主线，讲述当时北京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城市小市民的残酷生活。虽然这部作品继承了张恨水言情通俗小说的传统，但明显地脱离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叙述模式，反而通过北京城市底层人民生活的描写增加了故事的现实性。这样，他的文学作品减少了很多非现实的因素，更突出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

另外，在这部作品中，张恨水在城市社会文化的反思下探索各种不同的问题，这包含着作家的社会文化意识与审美原则。这意味着张恨水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朴实、单纯的生活表示肯定，而深切同情他们的苦处。在这个基础上，他描写不同阶级人生的对比，从中揭露黑暗社会现实。实际上，张恨水对普通小市民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描写提高了他的文学在社会上的意义。这样，他的作品就符合时代的要求，也能够满足读者的要求。而且，《夜深沉》将言情与社会两个不同的因素融为一体，最终达到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的顶点，这意味着作家在文学创作时不断地追求自我调整和突破。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转变对张恨水文学创作给予了不少的影响，而且，这对张恨水文学创作的延续与展开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 参考文献

### 一、基本文献

- 张恨水著：《夜深沉》（上下两册），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  
张恨水著：《夜深沉》，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  
张恨水著：《写作生涯回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张恨水著：《张恨水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 二、学术论著

- 孔庆东著：《超越雅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石楠著：《张恨水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  
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  
温奉桥著：《张恨水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闻涛著：《张恨水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  
袁进著：《张恨水评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  
曾智中、尤德彦编：《张恨水说北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  
张伍著：《我的父亲张恨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 三、学术论文

- 陈平原：《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小说》，《文史知识》，2014年第10期。  
李在珉：《老舍与张恨水叙述的北京官僚与知识青年文化：清末民初至解放前》，  
《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7辑。  
柳笛：《张恨水和他的〈夜深沉〉》，《河北学刊》，1989年第5期。  
罗燕琳：《解读张恨水作品中的北京城市文化坐标》，《人文丛刊》，2006年。

- 罗燕琳：《张恨水与老舍北京城市记忆的对比研究》，《人文丛刊》，2007年。
- 罗燕琳：《张恨水作品的北京地域文化书写及意义——以北京会馆为例》，《人文丛刊》，2013年。
- 温奉桥：《论张恨水小说的北京叙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 谢家顺：《张恨水研究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6期。
- 谢家顺：《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补遗》，《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1期。
- 谢家顺：《张恨水研究》，《池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 袁进：《从“趣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谈张恨水言情悲剧小说的转变》，《江淮论坛》，1982年第6期。
-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 Abstract

A study on evolution of Zhang Henshui's writing style over 1930's  
focusing on novel "*Ye Shen Chen (Deep Night)*"

Jung, Keoy-ul

Zhang Henshui(1897-1967) is recognized as a great master of Chinese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He wrote about the common people in all his life and always stood the position of the small people and ordinary citizens.

In his early works, he developed stories with wits and beauties but from late 1930's we can see his writing style has changing. Especially in novel *Ye Shen Chen (Deep Night)*, Zhang observed the life of the lower classes citizens vividly and expressed happiness and sadness of their life. Compared to his early works it more reflects the truth of small people's life while also revealing complex relationship and emotions in society. It also tells about the strong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writer.

Accordingly,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discover and explain how Zhang's style and writing changed from early works toward late 1930's and later works. Apparently Zhang's roots were in citizen class that marks his style and distinguish his writing from that of other writers.

Furthermore, his way to describe Peking shows exceptional insight of writer. In *Ye Shen Chen*, as a royal observer, he wrote about people's custom, language, and habits in everyday life. It is also a reflection of his realism in writing.

Through above remarks, as in more details expressed in this paper, we can build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Zhang Henshui and his writing career. The study on Zhang Henshui gives a meaningful insight enabling u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and diversity of popular novels of modern times.

**Key words** : Zhang Henshui, Ye shen chen, realism, shape of citizens, Peking

투 고 일 : 2015. 9. 10. / 심 사 일 : 2015. 9. 15.~ 2015. 10.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5. 10. 16.